

“最野”调查员 追踪貉

侧脸像狐狸,正脸像狗,又像卸了妆的浣熊,它就是成语“一丘之貉”里的那个貉。7月2日下午,一只被救助的貉戴上了追踪器,在红山森林动物园被放归。未来,通过这个特殊野生动物调查员的视角,将了解动物园内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然/文 施向辉/摄

扫码看视频

当工作人员把这只貉从笼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它看上去很警觉,眼睛瞪得溜圆,警惕地张望着四周。“这只貉性情胆小,对人非常戒备,野性较强。”红山森林动物园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饲养员张蕤,对这个小家伙的性情了如指掌。

据介绍,这只野生貉是今年3月28日从高淳救助回来的。当时,它被非法盗猎者放置在田地里的兽夹困住了,左前肢受伤无法动弹。“将貉带回救护中心后,我们就对外伤进行清创消毒,缝合破损皮肤及脚垫。之后对貉进行了常规体检,确认没有其他问题,就把它先后放在救护中心的治疗区、康复区生活。”红山森林动物园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兽医曹杰,还确定这只貉是雄性,较年幼。

刚来的时候,因为受伤加上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它的情绪很不稳定。于是救护人员将它转移到了一间安静、环境简单的区域生活,随着伤情的愈合,它的精神状态逐渐好转,胃口也好起来。在救护中心,貉一天吃一顿,主要是以小白鼠、鸡蛋、玉米、苹果等为食。

但是前阵子,这只貉又闹起了小脾气,吃得很少。“我们又给它换了一个笼子,里面植被比较茂密,它有更多躲藏的地方,给它营造一个洞穴的环境,这样它既能躲藏又能满足它穴居的生物学特性。”张蕤介绍说,换了新环境的貉一下子又活跃起来,食欲大增。“目前,它已经基本康复,适合放归。”

在对貉进行了体检之后,工作人员为它佩戴上了一个特制的项圈,其实是一个GPS卫星定位器。未来,这个定位器将对这只貉的生境选择、行为习性、社群互动等等进行追踪监测。同时,这只貉也充当了特殊野生动物调查员的角色,通过它的视角,我们可以了解动物园内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

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研究员王放一直在开展“貉以为家”“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等项目,专门对城市里生活的貉开展研究。放归当天,他特意从上海赶来南京,为这只貉佩戴项圈。这个项圈还有一个自动脱落装置,电池电量不足或者当我们的研究可以结束的时候,它接收到后台的信号,就会自动断开脱落,不会影响动物生存。”

放归点选在了动物园内的一片树林。在这里放归,为貉的野外生活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据了解,貉是城市里常见的哺乳动物,喜欢群居。“我们把它放归之后,它能不能活下来?这些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希望通过几年的积累,看这一批城市野生动物怎么在城市里面生活,怎样更好地去适应与人类相处的环境。”王放说。

貉戴着追踪器被放归



银牌鹿 重现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赵杰摄
游客与“银牌鹿”亲密互动

快报讯(记者 张然)想和可爱的小鹿来一场亲密的互动?不用去日本奈良了,在南京明孝陵就可以。它们或伸长脖子求喂食,或奔跑于林间,轻盈动感,或蜷缩在树下休息,不时抬起头吃上两片树叶,与8只小鹿的零距离接触,萌翻了众人。据了解,7月3日是明孝陵申遗成功17周年的日子,“长生鹿苑”景点也将于当天正式开放。

在“长生鹿苑”宽阔的草坪上,游客可以和小鹿一块嬉嬉,并且给它们喂食。手里拿着胡萝卜的人,是小鹿最想亲近的对象。它们伸长脖子,狼吞虎咽,不一会儿就把一盆胡萝卜“暴风吸入”。“明孝陵养鹿由来已久。”明孝陵博物馆副馆长王广勇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明太祖朱元璋建造明孝陵时,也在孝陵陵区内养了上千头鹿,鹿的脖子上挂有银牌,上面写着“长生”字样,所以后人称孝陵鹿为“长生鹿”或“银牌鹿”。

王广勇介绍说,“长生鹿”在明孝陵蕃息300多年,跨越明清两代,清代康熙帝谒陵时,仍然有鹿穿梭于林间。上世纪70年代,明孝陵曾恢复养殖梅花鹿,努力恢复钟山“梅花鹿”文化,可惜并未延续下来。“经常有熟悉这段历史的游客在景区询问,还能不能看到梅花鹿?所以钟山风景区决定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恢复明孝陵的鹿苑,不仅延续了钟山历史文脉,提升了景区休闲互动功能,更为南京的梅花文化添光增色。”

据介绍,“长生鹿苑”位于明孝陵梅花谷“台想昭明”东侧,燕雀湖北岸,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现有梅花鹿8头。鹿苑南侧与明陵路只有数米的湖水相隔,梅花鹿在湖畔休憩,穿行于岸边的梅花、水杉等林木之中,“长生鹿苑”重现了明孝陵“银牌鹿往来林中”“深林见鹿踪”这一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景观,同时游客也可以在这里体验人与自然的无障碍交流。

未来,“长生鹿苑”将进一步开展丰富多彩的研学及文化体验活动。比如在寒暑假推出雏鹰假日小队专场活动,通过文化讲座、现场体验,增强孩子们动物及生态保护意识,开展以动物保护主题的夏令营、冬令营,宣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将“长生鹿苑”打造为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发展的前沿阵地。



扫码看视频

一亿年前昆虫界 最靓的仔

你知道一亿年前的昆虫是什么颜色吗?绿色、蓝色、蓝绿色、黄绿色、蓝紫色,还闪耀着blingbling的金属光泽……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专家们通过研究,揭开了近1亿年前昆虫真实色彩的秘密。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在线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辑》上。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阿里亚

身型“娇小”,通体绿色、蓝色、蓝紫色……闪烁着金属光泽,仿佛下一秒就要开口喊出“我是昆虫世界里最闪亮的仔”。这一张张图片上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从距今约9900万年前的35枚琥珀化石中肉眼看到的昆虫“老祖宗”。

“它们共包括3个目(膜翅目、鞘翅目和双翅目),至少7个科。其中绝大部分标本属于膜翅目青蜂科,少部分属于鞘翅目蜡斑甲科和隐翅虫科,以及双翅目的水虻科。大部分昆虫种类的全身或是部分身体结构呈现出强烈的具金属光泽的绿色、蓝色、蓝绿色、黄绿色或蓝紫色。”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蔡晨阳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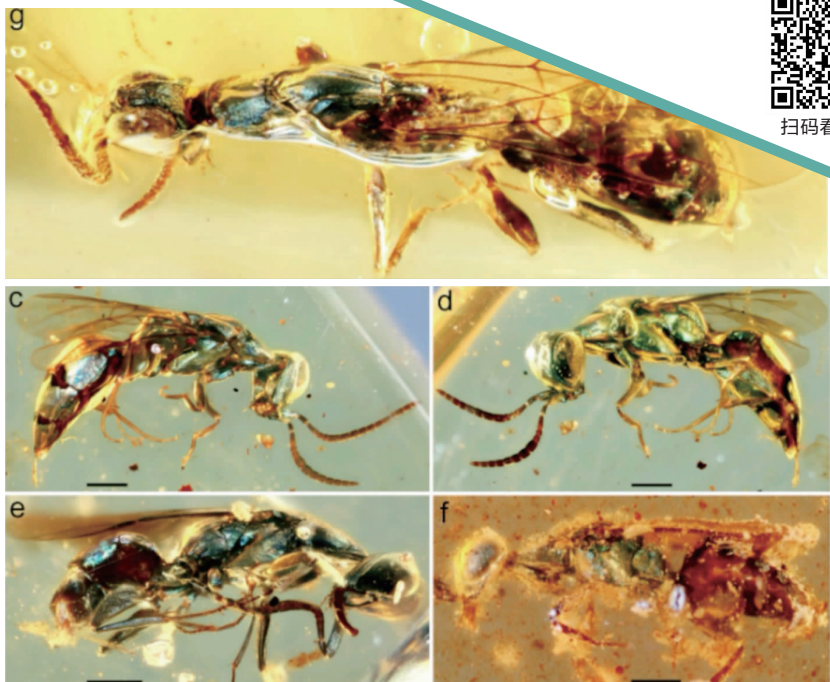
昆虫是地球上物种数量最多的生物,展现了极其丰富的颜色。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从未在琥珀中发现过带有鲜艳色彩的昆虫化石。“自然界中的颜色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生物发光、色素色和结构色。其中,结构色是自然界中色彩最为纯净且最强烈的颜色,通常由生物纳米光学结构与自然光的作用产生。”蔡晨阳说,化石中的结构色可以为生物之间的视觉交流和颜色的功能演化等方面提供重要证据。然而,可能是由于结构色很容易在长期的化石埋藏作用中丢失,原始

的结构色的证据极其罕见。

蔡晨阳回忆道,2015年,他在美国一家博物馆看到桌上摆放着给小朋友科普用的昆虫标本,是介绍色素和结构色的,他顿时被吸引住了。回国之后,他立刻将收藏的带颜色标本全部整理出来。“从大约4万枚琥珀中挑选出了35枚,琥珀全部来自缅甸北部的一处矿山。”

此后,蔡晨阳和他带领的团队对这35枚保存精美的带金属光泽的昆虫化石进行了系统调查。他们基于琥珀超薄切片、扫描电子显微镜和透射电子显微镜等先进的研究技术,并通过与古生、现生物种的对比研究,发现这些化石昆虫对应的现生属种,同样有类似的带有金属光泽的颜色。

“我们发现的青蜂,在颜色上跟现代的青蜂并没有差别。所以,我们不仅发现了多种颜色的昆虫,还揭示了昆虫颜色的产生机理,证明结构色是可以保存在一亿年前的昆虫上的。”蔡晨阳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一发现直接证明了昆虫金属色可以在长期地质历史中稳定保存下来,否定了前人的观点,并对认识早期昆虫结构色生态功能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蔡晨阳透露,下一步,他们打算研究时代更为古老的昆虫身上的颜色,“比如,重建侏罗纪几丁虫的真实色彩。”



论文(昆虫)插图 受访者供图